

人間詞話疏

許文雨 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國 學 叢 刊

人 間 詞 話 講 疏

許 文 雨 編 著

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序言

余曩纂文論講疏二十餘萬言，既付正中書局刊以行世矣。而局中同好復抽刊其中人間詞話講疏，以廣其傳，意至深也。因採掇王氏論詞之說，以弁其端，曰：夫詞之爲文學，固亦不越夫作者之意與所作之對象，涵內藻外，以成就其體製。其上焉者，則意融于象，殆與莊生物我雙遣之旨同符，而王氏則謂之意境兩渾矣。其次則或以意勝，或以境勝，偏美之擅，亦各有當，然固非超卓之詣也。觀夫五代以降之詞人，獨李後主馮正中所作，神餘象表，秀溢物外，爲得于意境之深。北宋則歐陽公意餘于境，秦少游境多于意。珠玉小山，抑又其次。美成晚出，所貴仍在意境，以殿北宋一代。南渡詞人，稼軒白石，差足稱述。若夢窗砌字，玉田墨句，雕琢敷衍，同歸淺薄，此則惟文字是務之失也。歷元迄明，斯道獨曠。迨清初納蘭性德始以天才崛起，悲涼頑豔，意境至真。異夫乾嘉以降之審體格與韻律者矣。蓋王氏所主詞之義界及其賞析之見略如是。其所自爲，例如浣谿沙之詞曰：「天末同雲黯四垂，失行孤雁逆風飛，江湖寥落爾安歸？」陌上挾丸公子笑，座中調醖麗人嬉，今宵歡宴勝平時。」蝶戀花之詞曰：「昨夜夢中多少恨，細馬香車，兩兩行相近。對面似憐人瘦損，衆中不惜舉帷問。」陌上輕雷聽漸隱，夢裏難從，覺後那堪訊。蠟

淚窗前堆一寸，人間只有相思分。」又曰：「百尺朱樓臨大道，樓外輕雷，不問昏和曉，獨倚闌干人窈窕，閒中數盡行人小。一霎重塵生樹杪，陌上樓頭，都向塵中老。薄晚西風吹雨到，明朝又是傷流潦。」殆足以當意境兩忘物我一體之優譽乎！讀者就其述旨與其自例，加以審思，則此書之義諦，已得其概要矣。二十五年歲暮許文雨識。

例略

- 一 本書就新刊王忠愍公遺書增補本人間詞話錄出，仍分上下兩卷，加以疏釋。
- 一 疏釋義解，多玩索原作者靜庵文集中評論文學之旨，以爲注說。蓋以己說證己說，尤爲確允。
- 一 疏證例篇，悉就原書彙錄，並注出卷數，以便稽查。

○案由創造之想像，締造文學之境界，謂之造境。溫采斯德（Winchester）曰：「創造之想像者，本經驗中之分子，爲自然之選擇而組合之，使成新構之謂也。」

○寫實之境，謂之寫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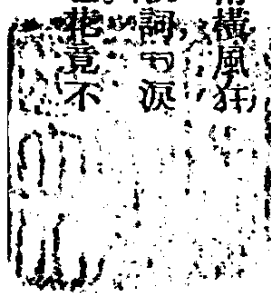
有有我之境，有無我之境。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「有我之境也。」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「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」「無我之景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古人爲詞，寫有我之境者爲多。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」

○近刊馮延巳陽春集箋本載鵲踏枝（即蝶戀花）十四首，其第十二首（各本作歐陽修詞）

云：「庭院深深深幾許？楊柳堆煙，簾幙無重數。玉勒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臺路。雨橫風狂

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毛稚黃曰：「永叔詞，句淚

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鞦韆去。」因花而有淚，此一層意也。因淚而問花，此一層意也。花竟不



語，此一層意也。不但不語，又且亂落飛過秋千，此一層意也。人愈傷心，花愈惱人，語愈淺而意愈入，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迹，謂非層深而渾成耶？」詞林紀事謂「淚眼」二句，似本唐嚴憚詩「盡日問花花不語，爲誰零落爲誰開」意。

①彊村叢書本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中，踏莎行云：「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！郴江幸自遶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」宋翔鳳樂府餘論云：「漁隱叢話曰：少游踏莎行，爲郴州旅舍作也。黃山谷曰：此詞高絕。但斜陽暮爲重出，欲改斜陽爲簾櫳。范元實曰：只看孤館閉春寒，似無簾櫳。山谷曰：亭傳雖未有簾櫳，有亦無礙。范曰：詞本摹寫牢落之狀，若曰簾櫳，恐損初意。今郴州志竟改作斜陽度。余謂斜陽屬日，暮屬時，不爲累，何必改。東坡回首斜陽暮，美成雁背斜陽紅欲暮，可法也。按引東坡美成語是也，分屬日時，則尙欠明析。說文，莫，日且冥也。從日在艸中。（今作暮者俗）是斜陽爲日斜時，暮爲日入時，言自日昃至暮，杜鵑之聲，亦云苦矣。山谷未解暮字，遂生輕轄。」

②丁刊全晉詩卷六陶淵明飲酒詩第五首云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漁隱叢話卷

三云：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則本自采菊，無意望山，適舉首而見之，故悠然忘情，趣閑而景遠。此未可於文字精納間求之。」又引蔡寬夫詩話評此二句云：「此其閑遠自得之意，直若超然逸出宇宙之外。」

④金元好問遺山文集卷一，穎亭留別詩云：「故人重分攜，臨流駐歸駕。乾坤展清眺，萬景若相借。北風三日雪，太素乘元化；九山鬱崢嶸，了不受陵跨；寒波淡淡起，白鳥悠悠下；懷歸人自急，物態本閒暇。壺觴負吟嘯，塵土足悲咤；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澹如畫。」

無我之境，人惟於靜中得之；有我之境，於由動之靜時得之。故一優美，一壯美也。

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，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。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，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。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。

⑤考自然界各物之存在，必有其存在之條件。然此物生存之條件，與彼物生存之條件，每呈現錯

綜之狀態，既有相互之關係，復有個別之限制。任舉一花一草爲例：凡此花草種營養條件種之，如天時土壤水分以及其他營養料等，皆無非此花或此草與一切外物之關係；而此花或此草又有個別之限制，以表現其各種之特徵，如所具雌雄蕊之數以及顯花隱花單子葉生雙子葉生等皆是。然此等並爲生物學家之所詳究，而爲文學家狀物時所略而不道者也。

○案此指寫景文言之。

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着「鬧」字而境界全出；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着「弄」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○花蕊絕妙詞選卷三云：「宋子京名祁，張子野所稱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者也。」玉樓春云：「東城漸覺春好，穀皺波紋迎客棹。綠楊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浮生長恨歡娛少，肯愛千

金輕一笑？爲君持酒勸斜陽，且向花間留晚照。」

①彊村叢書本張先子野詞卷二，天仙子云：「水調數聲持酒聽，午醉醒來愁未醒，送春春去幾時回？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往事有期空記省。沙上並禽池上暝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翠幕密遮燈，風不定，人初靜，明日落紅應滿徑。」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。」何遽不若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」「寶簾閒掛小銀鈎。」何遽不若「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。」也？

②全唐詩卷八杜甫水檻遣心第一首云：「去郭軒楹敞，無村眺望餘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樹晚多花。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。城中十萬戶，此地兩三家。」

③全唐詩卷八杜甫後出塞第二首云：「朝進東門營，暮上河陽橋。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平沙列萬幕，部伍各見招。中天懸明月，令嚴夜寂寥。悲笳數聲動，壯士慘不驕。借問大將誰？恐是霍嫖姚。」

④彊村叢書本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中，浣溪沙第一首云：「漠漠輕寒上小樓，曉鶯無賴似窮秋。淡煙流水畫屏幽。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。寶簾閒掛小銀鈎。」

④秦觀踏莎行之句，已見前。

嚴滄浪詩話謂「盛唐諸公唯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跡可求，故其妙處，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拍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
○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。然滄浪所謂「興趣」，阮亭所謂「神韻」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「境界」二字爲探其本也。

○宋嚴羽著滄浪詩話發爲興趣之論，蓋融合鍾嶸所謂勝語直尋及司空圖所謂味在酸鹽之外兩說而成。羚羊挂角一語，出傳燈錄：「雪峰云：我若東道西道，汝則尋言逐句，我若羚羊挂角，汝向什麼處捫摸！」按羚羊似羊而大，角有圓繞盛文，夜則懸挂其角於木上，示無形迹可尋，以避患焉。

○清王士禛阮亭著漁洋詩話，標稱神韻，以爲天然不可湊泊。而翁方綱則譏漁洋所謂神韻，乃李滄溟格調之改稱也。

太白純以氣象勝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，「寥寥八字，遂關千古登臨之

口。後世唯范文正之漁家傲，夏英公之喜遷鶯，差足繼武，然氣象已不逮矣。

八

○全唐詩卷三十二，詞二，載李白憶秦娥：「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。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。樂遊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絕。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」按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

一云：「唐詞菩薩蠻憶秦娥二闕，花菴以後，咸以爲出自太白。然太白集本不載，至楊齊賢蕭士贊註，始附益之。胡應麟筆叢疑其僞託，未爲無見。謂詳其意調，絕類溫方城，殊不然。如「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」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等語，神理高絕，却非金荃手筆所能。」

○彊村叢書本范文正公詩餘，漁家傲秋思云：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。四面邊聲連角起，千嶂裏，長煙落日孤城閉。濁酒一杯家萬里，燕然未勒歸無計。羌管悠悠霜滿地，人不寐，將軍白髮征夫淚。」皴水軒詞荃云：「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詞，自矜其戰勝歸來飛捷奏，傾賀酒，玉階遙獻南山壽，爲真元帥之事。按宋以小詞爲樂府，被之管絃，往往傳于宮掖。范詞如長煙落日孤城閉，羌管悠悠霜滿地，將軍白髮征夫淚，令「綠樹碧簾相揜映，無人知道外邊寒」者聽之，知邊庭之苦如是，庶有所警觸，此深得采薇出車「楊柳雨雪」之意。若歐詞止于諛耳，何所感耶。」

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載夏英公竦喜遷鶯令，注云：「景德中，水殿按舞，英公翰林內直，上遣中使取新詞，公援毫立成以進，大蒙天獎。」詞云：「霞散綺，月垂鉤，簾卷未央樓，夜涼銀漢截天流，宮闕鎖清秋。瑤臺樹，金莖露，鳳髓香盤煙霧。三千珠翠擁宸游，水殿按涼州。」吳禮部詩話云：「姚子敬嘗手選古今樂府一帙，以夏英公喜遷鶯宮詞爲冠，其詞富豔精工，誠爲絕唱。」亦見楊慎詞品卷三。

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，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。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，自差近之耳。

張惠文皋文詞選序云：「唐之詞人，李白爲首，而溫庭筠（飛卿）最高，其言深美閎約。」介存齋論詞雜著云：「皋文曰：『飛卿之詞，深美閎約。』信然。飛卿醞釀最深，故其言不恕不攝，備剛柔之氣，鍼鏤之密，南宋人始露痕迹，花間極有渾厚氣象，如飛卿則神理超越，不復可以迹象求矣，然細釋之正字字有脈絡。」

白雨齋詞話卷一云：「馮正中（延巳）詞，極沈鬱之致，窮頓挫之妙，纏綿忠厚，與溫章相伯仲也。」

③劉融齋熙載藝概說。

「畫屏金鷓鴣，」飛卿語也。④其詞品似之。「絃上黃鶯語，」端已語也。⑤其詞品亦似之。正中詞品，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「和淚試嚴妝，」⑥「殆近之歟？」

①王國維輯溫庭筠（飛卿）金荃詞更漏子云：「柳絲長，春雨細，花外漏聲迢遞。鶯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。香霧薄，透簾幙，惆悵謝家池閣。紅燭背，繡簾垂，夢長君不知。」

②王國維輯蜀章莊（端已）浣花詞菩薩蠻第一首云：「紅樓別夜堪惆悵，香燈半捲流蘇帳，殘月出門時，美人和淚辭。琵琶金翠羽，絃上黃鶯語，勸我早歸家，綠窗人似花。」

③近刻馮延巳陽春集箋本載菩薩蠻九首，其第六首云：「嬌鬢堆枕釵橫鳳，溶溶春水楊花夢。紅燭淚闌干，翠屏烟浪寒。錦壺催畫箭，玉佩天涯遠。和淚試嚴妝，落梅飛曉霜。」

南唐中主詞「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」④「大有衆芳蕪穢，美人遲暮之感。乃古今獨賞其「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」⑤「故知解

人正不易得。

○王國維輯南唐中主詞浣溪沙第二首云：「菡萏香消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。多少淚珠無限恨，倚欄干。」

○馮延巳答中主稱其小樓一句。王安石以爲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未若細雨二句。

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。韋端已之詞，骨秀也。李重光詞至李後主，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。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，可謂顛倒黑白矣。○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○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」○「金荃

浣花^④能有此氣象耶。

○周介存濟論詞雜著云：「李後主詞，如生馬駒，不受控捉。王嬙西施，天下美婦人也，嚴妝佳，淡妝亦佳，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。飛卿嚴妝也。端已淡妝也。後主則麤服亂頭矣。」飛卿卽溫庭筠，端已卽韋莊。

○王國維輯南唐二主詞李後主烏夜啼云：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！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，胭脂

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！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！

③王國維輯李後主詞浪淘沙令云：「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。羅衾不耐五更寒，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餉貪歡！獨自莫凭闌，無限關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！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！」

④金荃，溫庭筠集名。

⑤浣花，韋莊集名。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亦卽爲詞人所長處。

○案此「赤子之心」，謂童心也。與孟子所謂「赤子之心」不同。此說可以王氏他篇之文證之：靜庵文集叔本華與尼采篇引叔本華之天才論曰：「天才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蓋人生之七年後，知識之機關，卽腦之質與量，已達完全之域，而生殖之機關，尙未發達。故赤子能感，能思也，能教也，其愛知識也，較成人爲深；而其受知識也，亦視成人爲易。一言以蔽之曰：彼之知力盛於意志而已。卽彼之知力作用，遠過於意志之所需要而已。故自某方面觀之，凡赤子皆天才也，又凡天才自某點觀之，皆赤子也。昔海爾台爾（Herder）謂格代（Goethe）曰：「巨孩，音樂大

家穆差德，(Mozart)亦終生不脫孩氣。休利希台額路爾謂彼曰：彼於音樂，幼而驚其長老，然於一切他事，則壯而常有童心者也。」

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；水滸傳、紅樓、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；李後主是也。

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。○後主之詞，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、皇帝、燕山亭○詞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，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○尼采，德人，擅長哲學及藝術，富于破壞思想及革命精神，故其言如是。

○宋徽宗禪位於皇太子，被尊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，靖康二年，北狩。彊村叢書本宋徽宗詞，燕山亭云：「裁翦冰綃，輕疊數重，淡著燕脂勻注。新樣靚妝，豔溢香融；羞殺蕊珠宮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無情風雨，愁苦。閒院落，淒涼幾番春暮。憑寄離恨，重重，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？天遙地遠，萬水千山，知他故宮何處？怎不思量！除夢裏有時曾去，無據。和夢也新來不做。」

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，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集○中不登其隻字也。

○花間集十卷，後蜀趙崇祚編。

正中詞除鵲踏枝菩薩蠻十數闋最煊赫外，○如醉花間之「高樹鵲啣巢，斜月明寒草。」○余謂韋蘇州之「流螢渡高閣。」○孟襄陽之「疏雨滴梧桐。」○不能過也。

○近刻陽春集箋錄鵲踏枝（即蝶戀花）十四首，其第十一首，王氏下文又稱引之，茲錄以示例。
詞曰：「幾日行雲何處去，忘却歸來，不道春將暮。百草千花寒食路。香車繫在誰家樹。淚眼倚樓頻獨語，雙燕飛來，陌上相逢否。」○撩亂春愁如柳絮，悠悠夢裏無尋處。」又馮氏菩薩蠻九首，上文已錄注其第六首，可參觀。

○陽春集載醉花間四首，其第三首云：「晴雪小園春未到，池邊梅自早。高樹鵲銜巢，（按巢字，詞譜作窠，粟香室本亦作窠。）斜月明寒草。山川風景好，自古京陵道。少年看却老，相逢莫厭醉金

格別離多，惜會少！

③全唐詩卷七章應物寺居獨夜寄崔主簿詩：「幽人寂不寐，木葉紛紛落，寒雨暗深更，流螢渡高閣。坐使青燈曉，還傷夏衣薄，寧知歲方晏，離居更蕭索。」應物曾爲蘇州刺史，故人稱章蘇州。

④全唐詩卷六收孟浩然斷句云：「微雲淡河漢，疎雨滴梧桐。」注云：「王士源云：『浩然常閒遊祕省，秋月新霽，諸英聯詩，次當浩然云云，舉坐嗟其清絕，不復爲綴。』」

歐九浣溪沙詞「綠楊樓外出秋千」晁補之謂只一出字，便後人所不能道。○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「柳外秋千出畫牆」但歐語尤工耳。

○歐九卽歐陽修。復齋漫錄云：「晁無咎（補之字）評本朝樂章云：『歐陽永叔浣溪沙云：『堤上遊人逐畫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，綠楊樓外出秋千。』（按此係前片。後片云：『白髮戴花君莫笑，六么催拍豔頻傳，人生何處似尊前？』）此等語絕妙。只一出字，自是著意道不到處。』」

○近刻陽春集箋本載上行杯云：「落梅著雨消殘粉，雲重烟輕寒食近。羅幙遮香，柳外秋千出畫牆。春山顛倒釵橫風，飛絮入簾春睡重。夢裏佳期，祇許庭花與月知。」

梅舜俞蘇幕遮詞「落盡梨花春事了，滿地斜陽，翠色和烟老。」劉融齋謂

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。○余謂馮正中○玉樓春詞「芳菲次第長相續，自是情多無處足，尊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為傷春眉黛促。」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。

○此梅堯臣蘇幕遮草結三句也。詞綜卷四錄其全詞云：「露隄平，煙墅杳，亂碧萋萋，雨後江天暝。

獨有庾郎年最少，窄地春袍，嫩色宜相照。接長亭，迷遠道。堪怨王孫，不記歸期早。落盡梨花春

又了，滿地殘陽，翠色和烟老。」按堯臣，字聖俞，作舜俞者，誤。「春又了」之「又」字誤作「事」

應正。

○陽春集載玉樓春云：「雪雲乍變春雲簇，漸覺年華堪縱目。北枝梅蕊犯寒開，南浦波紋如酒綠。

芳菲次第長相續，自是情多無處足。尊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為傷春眉黛蹙。」

人知和靖點絳脣，○舜俞蘇幕遮，永叔少年游三闋○為咏春草絕調，不知

先有正中『細雨溼流光』五字，○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。

○詞綜卷四，林和靖點絳脣：「金谷年年，亂生春色誰為主。餘花落處，滿地和烟雨。又是離歌，一

闋長亭暮。王孫去，萋萋無數，南北東西路。」

○檢毛晉刻本六一詞，少年游三首，無一咏春草者。詞律卷五收梅堯臣少年游，注引紀昀據吳會說，斷此詞爲歐陽修作。蓋咏春草也。詞云：「闌干十二獨凭春，晴碧遠連雲。千里萬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」謝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魂與離魂，更那堪疎雨滴黃昏！更特地憶王孫。」

○陽春集載南鄒子云：「細雨濕流光，芳草年年與恨長。烟銷鳳樓無限事，茫茫！鸞鏡鴛衾兩斷腸。魂夢任悠揚，睡起楊花滿繡牀。薄幸不來門半掩，斜陽！負你陽春淚幾行？」今人箋云：「細雨溼流光，實本溫庭筠荷葉杯『朝雨溼愁紅』皇甫松怨回紇『紅露溼紅蕉』而來。」劉熙載云：「馮延巳詞，歐陽永叔得其深也。」

詩蒹葭一篇，○最得風人深致。晏同叔之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，○」意頗近之。但一灑落，一悲壯耳。

○詩秦風蒹葭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；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躋；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右；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」

○毛晉刻本晏殊（同叔）珠玉詞載蝶戀花七首，其第六首云：「檻菊愁烟蘭泣露，羅幕輕寒，燕

子雙飛去。明月不語離恨苦，斜光到曉穿朱戶。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欲寄采箋無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？」

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。」詩人之憂生也。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似之。「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。」詩人之憂世也。「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。」似之。

○詩小雅節南山第七章云：「駕彼四牡，四牡項領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。」

○丁刊全晉詩卷六陶淵明飲酒詩第二十首云：「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；汲汲魯中叟，彌縫使其淳，鳳鳥雖不至，禮樂暫得新。洙泗輟微響，漂流逮狂秦，詩書復何罪，一朝成灰塵！區區諸老翁，爲事誠殷勤，如何絕世下，六籍無一親？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。若復不快飲，空負頭上巾。但恨多謬誤，君當恕醉人。」

○馮延巳鵲橋仙（卽蝶戀花）第十一首之句，已見前注。

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二種之境界。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

高樓望盡天涯路，「此第一境也。」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，「此第二境也。」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，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，「此第三境也。」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，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。

○彊村叢書本柳永（初名三變，字耆卿）樂章集中卷，鳳樓梧其二云：「竚立危樓風細細，望極
春愁，黯黯生天際。草色烟光殘照裏，無言誰會凭欄意。擬把疏狂圖一醉，對酒當歌，強樂還無
味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。」

○毛晉刻本辛棄疾稼軒詞卷三，載青玉案云：「東風夜放花千樹，更吹落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
路，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蛾兒雪柳黃金縷，笑語盈盈暗香去。衆裏尋他千百度，葛
然迴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」王引有異文，或由未展原書，僅憑記憶耶？

永叔「人間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與東風容
易別。」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○毛晉刻本歐陽永叔六一詞載玉樓春二十九調，其第四調云：「尊前擬把歸期說，未語春容先

慘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離歌且莫翻新闋，一曲能教腸寸結，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共春風容易別。」王引亦間有異文。

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「淮南小山古之傷心人也，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。」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。○小山矜貴有餘，但可方駕子野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○今人馮夢華名煦，有六十一家詞選。

○白雨齋詞話卷六引喬笙集云：「少游詞，寄慨身世，閒雅有情思，酒邊花下，一往情深，而言排不亂，峭乎得小雅之遺。」彊村叢書本淮海居士長短句上，滿庭芳云：「山抹微雲，天連衰草，畫角聲斷譙門。暫停征棹，聊共引離尊。多少蓬萊舊事，空回首，煙靄紛紛。斜陽外，寒鴉萬點，流水遶孤村。銷魂當此際，香囊暗解，羅帶輕分，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。此去何時見也？襟袖上空惹啼痕，傷情處，高城望斷，燈火已黃昏。」此詞多淺淡之語，而味致甚永。（少游「寒鴉」「流水」二語，出隋楊帝野望詩。見升庵詩話卷十。）

少游詞境最淒婉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則變而淒厲矣。東坡賞其後二語，猶爲皮相。

○二句見踏莎行詞，前注已錄其全詞。

○卽「郴江」二句。

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。」「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，霰雪紛其無垠兮，雲霏霏而承宇。」「樹樹皆秋色，山山盡落暉。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氣象皆相似。

○詩鄭風風雨第三章：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」

○四句見楚辭九章涉江中。王逸注：「垠，畔岸也。」朱熹注：「宇，屋簷也。」陳本禮云：「此正被放之所。」

○全唐詩卷二 王績野望詩云：「東皋薄暮望，徙倚欲何依。樹樹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暉。牧人驅犢返，獵馬帶禽歸。相顧無相識，長歌懷采薇。」王引間有異文。

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」
王無功稱薛收賦「韻趣高奇，詞義曠遠，嗟峨蕭瑟，真不可言。」
詞中昔少此二種氣象，前者惟東坡，後者唯白石，略得一二耳。

○按此數語見昭明太子蕭統所撰陶淵明集序，言其辭興婉愜也。

○按此數語言其骨之奇勁也。劉熙載藝概卷三云：「王無功謂薛收白牛溪賦，韻趣高奇，詞義曠遠，嗟峨蕭瑟，真不可言。余謂賦之足當此評者，蓋不多有，前此其惟小山招隱士乎。」

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少游雖作豔語，終有品格。方之美成，○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。

○藝概卷四云：「周美成詞，或稱其無美不備。余謂論詞莫先于品，美成詞信富豔精工，只是不得個真字，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，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禁何所矣。」

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，唯言情體物，窮極工巧，故不失為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創調之才多，創意之才少耳。

詞忌用替代字，美成解語花之「桂華流瓦」，境界極妙，惜以「桂華」二字代「月」耳，夢窗以下，則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蓋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。此少游之「小樓連苑，繡轂雕鞍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。

○彊村叢書本周邦彥片玉集卷之七解語花元宵云：「風銷焰燭，露浥烘爐，花市光相射。桂華流瓦。纖雲散，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澹雅，看楚女纖腰一把。簫鼓喧，人影參差，滿路飄香麝。因念都城放夜，望千門如畫，嬉笑遊冶。鈿車羅帕，相逢處，自有暗塵隨馬。年光是也，唯只見舊情衰謝，清漏移，飛蓋歸來，從舞休歌罷。」

○按前於夢窗（吳文英）者，如張先菩薩蠻云：「纖纖玉筍橫孤竹。」以「玉筍」代手，以「孤竹」代樂器。慶金枝云：「抱雲勾雪近燈看。」以「雲」「雪」代女子玉體皆是。是代字不必在夢窗後始多用也。

○彊村叢書本秦觀淮海居士長短句上，水龍吟云：「小樓連苑橫空，下窺繡轂雕鞍驟。朱簾半捲，

單衣初試，清明時候；破暖輕風，弄晴微雨，欲無還有。賣花聲過盡斜陽院，落紅成陣飛鴛鴦。玉佩丁東別後，悵佳期參差難又。名韁利鎖，天還知道，和天也瘦。花下重門，柳邊深巷，不堪回首！念多情，但有當時皓月，向人依舊！

劉熙載藝概云：「少游水龍吟：『小樓連苑橫空，下窺繡轂雕鞍驟。』東坡譏之云：『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。』語極解頤。」

沈伯時○樂府指迷云：「說桃不可直說破『桃』，須用『紅雨』○『劉郎』○等字；「說柳不可直說破『柳』，須用『章臺』○『霸岸』○等字……」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，果以是爲工，則古今類書具在，又安用詞爲耶。宜其爲提要○所譏也。

○宋沈伯時名義父，撰樂府指迷一卷。

○致虛閣雜俎云：「唐天寶十三年，宮中下紅雨，色如桃。」

○唐劉禹錫詩：「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道看花回。玄都觀裏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」又詩曰：「百畝庭中半是苔，桃花淨盡菜花開；種桃道士歸何處？前度劉郎今獨來。」

⑤全唐詩卷九，韓翃寄柳氏詩云：「章臺柳，章臺柳，顏色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如舊垂，也應攀折他人手。」

⑥霸岸，謂霸陵岸也。霸，一作灞。王粲七哀詩云：「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長安。」指此。三輔黃圖云：「灞橋在長安，東漢人送客至此，手折柳贈別，名曰銷魂橋。」蓋橋旁兩岸，多植柳樹，故詠柳輒及之。佩文韻府十五翰「灞岸」條下，引戎昱詩云：「楊柳含煙灞岸春，年年攀折爲行人。」（漸注又引羅隱詩云：「柳攀霸岸狂遮袂，水憶池陽滌滿心。」按此羅隱送進士咸漬下第後歸池州句。）

⑦四庫樂府指迷提要云：「又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，說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，說書須用銀鈎等字，說淚須用玉筍等字，說髮須用絳雲等字，說簾須用湘竹等字，不可直說破。其意欲避鄙俗，而不知轉成塗飾，亦非確論。」

美成青玉案詞：「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」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覺白石念奴嬌借紅衣二詞，猶有隔霧看花之恨。⑧

⑨滄村叢書本周邦彥片玉集卷之四，蘇幕遮云：「燎沈香，銷溽暑。鳥雀呼晴，侵曉窺簷語。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。故鄉遙，何日去？家住吳門，久作長安旅。五月漁郎相憶否？小檝

輕舟，夢入芙蓉浦。按青玉案調名，當爲蘇幕遮之誤，應正。

○彊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卷之四，載念奴嬌云：「鬧紅一舸，記來時常與，鴛鴦爲侶。三十六陂人未到，水佩風裳無數。翠葉吹涼，玉容消酒，更灑菰蒲雨。嫣然搖動，冷香飛上詩句。日暮青蓋亭亭，情人不見，爭忍凌波去。只恐舞衣寒易落，愁入西風南浦。高柳垂陰，老魚吹浪，留我花間住。田田多少，幾回沙際歸路？」又卷之五，載惜紅衣云：「簾枕邀涼，琴書換日，睡餘無力。細灑冰泉，并刀破碧。牆頭喚酒，誰問訊，城南詩客。岑寂高柳晚蟬，說西風消息。虹梁水陌，魚浪吹香，紅衣半狼藉。維舟試望，故國渺天北。可惜渚邊沙外，不共美人遊歷。問甚時，同賦三十六陂秋色。」按白石二首，亦並詠荷花，其曰舞衣，曰紅衣，蓋用擬人之格，未若美成直抒物理也。

東坡水龍吟咏楊花，○和而似元唱，章質夫詞○原唱而似和韻，才之不可強也如是。

○彊村叢書本蘇軾東坡樂府卷二，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云：「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拋家傍路，思量却似，無情有思。縈損柔腸，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。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、鶯呼起。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，遺蹤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塵

土，一分流水，細看來不是，楊花點點，是離人淚！」

○詞綜卷七章藻（字質夫）水龍吟柳花云：「燕忙鶯懶芳殘，正堤上柳花飄墜，輕飛亂舞，點畫青林，全無才思；閑趁游絲，靜臨深院，日長門閉；傍珠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風扶起。蘭帳玉人睡覺，怪春衣雪沾瓊綴；繡牀漸滿，香球無數，才圓却碎；時見蜂兒，仰粘輕粉，魚吞池水；望章臺路杳，金鞍遊蕩，有盈盈淚！」

詠物之詞，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。邦卿雙雙燕次之。白石暗香疏影。格調雖高，然無一語道着，視古人「江邊一樹垂垂發」等句，何如耶。

○詞源卷下詠物門云：「詩難於詠物，詞爲尤難，體認稍真，則拘而不暢，模寫差遠，則晦而不明，要須收縱聯密，用事合題，一段意思，全在結句，斯爲絕妙。」叔夏並舉史邦卿東風第一枝，詠春等綺羅香，詠春雨，雙雙燕，詠燕諸詞爲佳例，惟不及東坡水龍吟。檢彊村叢書本東坡樂府，水龍吟凡六首：卷一載水龍吟「贈趙晦之」一首。卷二載水龍吟「閩丘大夫」一首，又水龍吟「昔謝自然」一首。又水龍吟「次韻章質夫楊花詞」一首。卷三載水龍吟一首，又一首舊題作「詠雁」。六首中詠物詞僅次韻及詠雁二首，尤以次韻爲工，詞已見前。史邦卿（達祖）雙雙燕云：「過

春社了，度簾幕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往，試入舊巢相並。還相離梁藻井，又輕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芹泥雨潤。愛貼地爭飛，競誇輕俊。紅樓晚歸，看足柳昏花暝。應自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翠黛雙蛾，日日畫闌獨凭。

①詞源卷下意趣門舉姜白石（夔）暗香疎影二首以爲皆清空中有意趣。暗香云：「舊時月色，算幾番照我，梅旁吹笛。喚起玉人，不管清寒與攀摘。何遜而今漸老，都忘却春風詞筆。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瑤席。江國正寂寞，歎寄與路遙，夜雪初積。翠樽易泣，紅萼無言耿相憶。長記曾攜手處，千樹壓西湖寒碧。又片片吹盡也，幾時見得。」疎影云：「苔枝綴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裏相逢，籬角黃昏，無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。想佩環、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裏，飛近蛾綠。莫似春風，不管盈盈，早與安排金屋。還教一片隨波去，又却怨玉龍哀曲。等恁時、重覓幽香，已入小窗橫幅。」（二詞均在彊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卷之五）

②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：「東閣觀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揚州。此時對雪遙相憶，送客迎春可自由。幸不折來傷歲暮，若爲看去亂鄉愁。江邊一樹垂垂發，早夕催人自

白頭。」

白石寫景之作，如「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冷月無聲。」「數峯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。」「高樹晚蟬，說西風消息。」雖格韻高絕，然如霧裏看花，終隔一層。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，皆在一「隔」字。北宋風流，渡江遂絕，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？

○溫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卷之五，自度曲云：「淮左名都，竹西佳處，解鞍少駐初程。過春風十里，盡薺麥青青。自胡馬窺江去後，廢池喬木，猶厭言兵。漸黃昏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。」杜郎俊賞，算而今重到須驚。縱豆蔻詞工，青樓夢好，難賦深情。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冷月無聲。念橋邊紅藥，年年知爲誰生？」

○彊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卷之三，點絳脣第一首云：「燕雁無心，太湖西畔隨雲去。數峯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。第四橋邊，擬共天隨住。今何許？憑欄懷古，殘柳參差舞。」

○二句見上引惜紅衣詞。「高樹」一作「高柳」。

問隔與不隔之別，曰：陶謝之詩不隔，^①延年則稍隔矣，^②東坡之詩不隔，山谷則稍隔矣。^③「池塘生春草」^④「空梁落燕泥」^⑤等二句，妙處唯在不隔，詞亦如是。卽以一人一詞論，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闕云：「闌干十二獨凭春，晴碧遠連雲，二月三月，千里萬里，行色苦愁人。」語語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；至云：「謝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」則隔矣。^⑥白石翠樓吟：「此地宜有詞仙，擁素雲黃鶴，與君遊戲，玉樓凝望久，嘆芳草萋萋千里，」便是不隔；至「酒被清愁，花消英氣，」則隔矣。^⑦然南宋詞，雖不隔處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淺深厚薄之別。

○蕭統評淵明之詩，爲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鮑照評靈運之詩，如初日芙蓉，自然可愛，曰爽朗，曰自然，卽此所謂不隔也。

○湯惠休評顏延年詩，如錯采鏤金。蓋病其雕繪過甚，卽有勝義，難以直尋。此王氏所以謂之隔也。

○沈德潛評東坡詩筆超曠，等于天馬脫羈，飛躡遊戲，窮極變幻，而適如意中所欲出。趙翼評東坡之詩，爽如哀梨，快如并剪，有必達之隱，無難顯之情，並足證東坡詩之不隔也。陳后山謂山谷學

杜，過于出奇，不如杜之遇物而奇。沈德潛則以太生目之。過于出奇與太生云者，蓋指摘其失自然之義。卽此山谷稍隔之說也。許彥周詩話引林艾軒云：「丈夫見客，大踏步便出去；若女子便有許多粧裹。此坡谷之別也。」喻蘇爽黃澀尤顯。

④丁刊全宋詩卷三謝靈運登池上樓云：「潛虬媚幽姿，飛鴻響遠音。薄霄愧雲淨，棲川作澗沈。進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。狗祿反窮海，臥病對空林。衾枕昧節候，裘開暫窺臨。傾耳聆波瀾，舉目眺嶺嶽。初景革緒風，新陽改故陰。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祁祁傷幽歌，萋萋改楚吟。索居易永久，離羣難處心。持操豈獨古，無悶徵在今。」

⑤丁刊全隋詩卷二薛道衡昔昔鹽云：「垂柳覆金堤，蘼蕪葉復齊。水溢芙蓉沼，花飛桃李蹊。採桑秦氏女，織錦賈家妻。關山別蕩子，風月守空閨。恆見千金笑，長垂雙玉啼。盤龍隨鏡隱，彩鳳逐帷低。飛魂同夜鶴，倦寢憶晨雞。暗牖懸蛛網，空梁落燕泥。前年過代北，今歲往遼西。一去無消息，那能惜馬蹄。」

⑥少年遊詞全文，已見前注。「謝家池上」用謝靈運「池塘生春草」句典。「江淹浦畔」用江淹別賦「春草碧色，春水淥波，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」四句。謝江原作，皆妙見與象，歐詞則鑿死

妙語，意晦趣隔矣。

三二

⑤疆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卷之六，自製曲，翠樓吟云：「月冷龍沙，塵清虎落，今年漢酺初賜。新翻胡部曲，聽琵琶、暮元戎歌次。層樓高峙。看檻曲縈紅，簷牙飛翠，人姝麗。粉香吹下，夜寒風細。此地宜有詞仙，擁素雲黃鶴，與君遊戲。玉樓凝望久，歎芳草、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，仗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氣。西山外，晚來還捲，一簾秋霽。」

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」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，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⑥「寫情如此，方爲不隔。」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，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「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⑦「寫景如此，方爲不隔。」

⑧文選古詩十九首第十五首云：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！愚者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！」

⑨文選古詩十九首第十三首云：「驅車上東門，遙望郭北墓，白楊何蕭蕭，松柏夾廣路；下有陳死

人，杳杳卽長暮，潛寐黃泉下，千載永不悟。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萬歲更相送，聖賢莫能渡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，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」

⑤丁刊全北齊詩解律金敕勒歌云：「敕勒川，陰山下，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

古今詞人調格之高無如白石。惜不於意境上用力，故覺無言外之味，弦外之響，終不能與于一流作者也。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。劍南①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詞可學，北宋不可學也。學南宋者，不祖白石，則祖夢窗，以白石夢窗可學，幼安不可學也。學幼安者，率祖其粗獷滑稽，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，佳處不可學也。幼安之佳處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；卽以氣象論，亦有一「傍素波干青雲」②之概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？

①劍南卽陸游。

○蕭統陶淵明集序云：「橫素波而傍流，于青雲而直上。」

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。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，猶東施之效捧心也。

○藝概云：「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。」

○藝概云：「稼軒詞龍騰虎擲，宋史本傳稱其雅善長短句，悲壯激烈。」

讀東坡稼軒詞，須觀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柳下惠之風。白石雖似蛻塵埃，然終不免局促轅下。

蘇辛詞中之狂，白石猶不失為狷，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，面目不同，同歸于鄉愿而已。

○按狂者進取，狷者則有所不為，雖非中道之士，而孔門固猶有取。蘇辛之詞，大抵皆具豪放之致，

而白石之詞，劉熙載嘗謂「藐姑冰雪」，其與蘇辛之異，亦猶狷之殊狂也。至吳文英（夢窗）

史達祖（梅溪）張炎（玉田）周密（草窗）及明人李開先（中麓）之詞，大抵好修為常，

性靈漸隱，亦猶鄉愿之色厲內荏，似是而非。害德害文，不妨同喻。

稼軒中秋飲酒達旦，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。以送月曰：「可憐今夜月，向何處，去悠悠？是別有人間，那邊才見，光景東頭。」詞人想像，真悟月輪遠地之理，與科學家密合，可謂神悟。

○四印齋刻本辛棄疾稼軒詞卷四，載木蘭花慢云：「可憐今夜月，向何處，去悠悠？是別有人間，那邊才見，光景東頭；是天外空汗漫，但長風浩浩送中秋。飛鏡無根誰繫？嫦娥不嫁誰留？誰經海底問無由？恍惚使人愁。怕萬里長鯨，縱橫觸破，玉殿瑤樓。蝦蟆故堪浴水間，云何玉兔解沈浮？若道都齊無恙，云何漸漸如鉤？」

周介存謂「梅溪詞中喜用偷字，足以定其品格。」○劉融齋謂「周旨蕩而史意貪。」此二語令人解頤。

○語見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。

○藝概云：「周美成律最精密，史邦卿句最警鍊，然未得爲君子之詞者，周旨蕩而史意貪也。」

介存謂「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，撫玩無極，迫尋已遠。」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，實無足當此者，有之，其一「隔江人在雨聲中，晚風菰葉生秋怨」一語乎。

○夢窗甲乙丙丁稿，毛氏汲古閣刻。

○彊村叢書本吳文英夢窗詞集補，踏莎行云：「潤玉籠絹，檀櫻倚扇，繡閣猶帶脂香。淺榴心空，疊舞裙紅，艾枝應壓愁鬢亂。午夢千山，窗陰一箭，香般新褪紅絲腕。隔江人在雨聲中，逸風菰葉生秋怨。」

夢窗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一語以評之曰：「映夢窗凌亂碧。」玉田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：「玉老田荒。」

○彊村叢書本吳文英夢窗詞集，秋思云：「推枕香鬢側，驟夜聲，偏稱畫屏秋色。風碎串珠，潤侵歌板，愁壓眉窄。動羅篴，清商寸心低訴，敍怨抑，映夢窗零亂碧。待漲綠春深，落花香汎，料有斷紅流處，暗題相憶。歡酌，簷花細滴，送故人粉黛重飾。漏侵瓊瑟，丁東敲斷，弄晴月白。怕一曲，霓裳未

終，催去騷鳳翼。歎謝客猶未識，漫瘦卻！東陽燈前，無夢到得，路隔重雲雁北。」

○彊村叢書本張炎（玉田）山中白雲詞卷八，踏莎行跋寄傲詩集云：「水落槎枯，田荒玉碎，夜

闌秉燭驚相對。故家人物已無傳，一燈卻照清江外。色展天機，光搖海貝，錦囊日月奚童背，重

逢何處孤松？共吟風月西湖醉。」漸注云：「田荒當爲田荒玉碎之意引。」

「明月照積雪，○」「大江流日夜，○」「中天懸明月，○」「黃河落日

圓，○」此種境界，可謂千古壯觀。求之於詞，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，如長相思之

「夜深千帳燈，○」「如夢令」之「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搖欲墜，○」「差近之。」

○丁刊全宋詩卷三：謝靈運歲暮，「般憂不能寐，苦此夜難顏。明月照積雪，朔風勁（或作清）且哀，

運往無淹物，年逝覺已（或作易）催。」

○丁刊全齊詩卷三：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，「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，徒

念關山近，終知反路長。秋河曙耿耿，寒渚夜蒼蒼。引領見京室，宮雉正相望。金波麗鵝鵲，玉繩低

建章。驅車鼎門外，思見昭丘陽。馳暉不可接，何況隔兩鄉！風雲有鳥路，江漢限無梁。常恐鷹隼擊，

時菊委嚴霜。寄言罽羅者，寥廓已高翔。『眺字玄暉，南齊下邳人，與靈運等同為玄之後。』

③杜甫出塞內句也，全詩見前。

④全唐詩卷五王維使至塞上詩云：「單車欲問邊，屬國過居延（一作銜命辭天闕，單車欲問邊）征蓬出漢塞，歸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。蕭關逢候吏（一作騎），都護在燕然。」王引偶有異文。

⑤納蘭容若飲水詞卷上，載長相思云：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燈。風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鄉心夢不成，故園無此聲。」

⑥納蘭詞補遺，載如夢令云：「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搖欲墜。歸夢隔狼河，又被河聲攪碎。還睡，還睡，解道醒來無謂。」

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

陸放翁跋花間集，謂：「唐宋五代詩愈卑，而倚聲輒簡古可愛。能此不能彼，

未可以理推也。提要駁之，謂：「猶能舉七十斤者，舉百斤則蹶，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。」其言甚辨。然謂詞必易於詩，余未敢信。善乎陳臥子之言曰：「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，故終宋之世無詩。然其歡愉愁苦之致，動于中而不能抑者，類發於詩餘，故其所造獨工。」五代詞之所以獨勝，亦以此也。

○四庫提要云：「花間集後有陸游二跋：其一稱斯時天下岌岌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，或者出於無聊。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，天下所以岌岌。游未返思其本耳。其二稱唐季五代詩愈卑，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（參看下卷「詩至唐中葉以後」條注）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，人之學力有強弱。學力不足副其體格，則舉之不足；學力足以副其體格，則舉之有餘。律詩降於古詩，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，而律詩則時有佳作；詞又降於律詩，故五季人詩不及唐，詞乃獨勝。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，舉五十斤，則運掉自如。有何不可理推乎？」

○陳臥子，名子龍，更字人中，號大樽，明松江華亭人。有詩問略行世。（參看下卷「詩至唐中葉以後」條注）

四言敝而有楚辭，楚辭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詩敝而有律絕，律絕敝而有詞。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謂文學後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。但就一體論，則此說固無以易也。

詩之三百篇十九首，詞之五代北宋，皆無題也；非無題也，詩詞其意不能以題盡之也。自花庵、草堂，每調四題，并古人無題之詞，亦爲作題。如觀一幅佳山水，而卽曰此某山某水，可乎？詩有題而詩亡，詞有題而詞亡。然中材之士，鮮能知此而自振拔矣。

○花庵，詞選名，宋黃昇編，凡二十卷。前十卷名唐宋諸賢絕妙詞選，始於唐李白，終於北宋王昂；方外閨秀各爲一卷附焉。後十卷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，始於康與之，終於洪昇。黃昇，字叔陽，號玉林，閩人。

○草堂卽草堂詩餘，武林逸史編。詞家有小令中調長調之分，自此書始。凡四卷。武林逸史不詳何人。此書舊傳爲南宋人所編。
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；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；其辭脫口而出，無矯揉妝束之態。以其所見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詩詞皆然。持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無大誤矣。

人能于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，不使隸事之句，不用粉飾之字，則于此道已過半矣。

以長恨歌之壯采，而所隸之事，只「小玉雙成」四字，才有餘也。梅村歌行，則非隸事不辦。⊖白吳優劣，卽于此見。不獨詩爲然，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。

⊖按如吳梅村偉業圓曲，使事固多，亦由避觸時忌使然。白樂天長恨歌，則有陳鴻之傳在前，故能運以輕靈。勢有不同，未可遽判其優劣。

近體詩體製，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；律詩次之；排律最下。蓋此體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，殆有韻之駢體文耳。詞中小令如絕句，長調如律詩，若長調之百字

令沁園春等，則近于排律矣。

詩人對宇宙人生，須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內，故能寫之；出乎其外，故能觀之。入乎其內，故有生氣；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而不出，白石以降，于此二事皆未夢見。

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僕命風月。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，故能與花草共憂樂。

「昔爲倡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」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？無爲久貧賤，轆軻長苦辛。①可謂淫鄙之尤。然無視爲淫詞，鄙詞者，以其真也。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。非無淫詞，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；非無鄙詞，但覺其精力彌滿。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，非淫與鄙之病，而遊詞之病也。「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」而子曰「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？」②惡其遊也。

○古詩十九首第二首：「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粧，纖纖出素手。昔爲倡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」

○古詩十九首第四首：「今日良晏會，歡樂難具陳。彈箏奮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真。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伸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飈塵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。無爲守窮賤，轆軻常苦辛。」

○金應珪詞選後序云：「義非宋玉，而獨賦蓬髮；諫謝淳于，而唯陳履鳥。揣摩牀第，汗穢中菁。是爲淫詞。」

○金應珪詞選後序云：「猛起奮末，分言析字，談嘲則俳優之末流，叫嘯則市僧之盛氣，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，鼉蜮怒噬以調疏越，是謂鄙詞。」

○論語子罕云：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；豈不爾思，室是遠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」

「枯藤老樹昏鴉。小橋流水平沙。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」
此元人馬東籬○天淨沙小令也。寥寥數語，深得唐人絕句妙境。有元一代詞家，皆不能辦此也。

○馬東籬，號東籬，名致遠，元大都人。所作曲存于元曲選中者，凡青衫淚、岳陽樓、陳搏高臥、漢宮秋、薦福碑及任風子等。

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，沈雄悲壯，爲元曲冠冕。○然所作天籟詞，粗淺之甚，不足爲稼軒奴隸。創者易工，而因者難巧。歟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。讀者觀歐秦之詩，遠不如詞，足透此中消息。

○吳梅云：「白樸（仁甫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雜劇，結構之妙，較他種更勝，不襲通常團圓套格，而夜雨聞鈴作結，高出常手萬倍。」

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下

白石之詞，余所最愛者，亦僅二語：曰「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歸去無人管。」

○

○彊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卷三，踏莎行，自沔東來，丁未元日，至金陵江上，感夢而作：「燕燕輕盈，鶯鶯嬌軟，分明又向華胥見；夜長爭得薄情知，春初早被相思染。別後書辭，別時針線，離魂暗逐郎行遠；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歸去無人管！」

雙聲疊韻之論，盛於六朝。○唐人猶多用之。○至宋以後，則漸不講，并不知二者爲何物。乾嘉間吾鄉周松靄（春）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，正千餘年之誤，可謂有功文苑者矣。其言曰：「兩字同母謂之雙聲，兩字同韻謂之疊韻。○」余按用今日各國文法通用之語表之，則兩字同一子音者，謂之雙聲，如南史羊元保傳之「官家恨狹，更廣八分。」官家更廣四字，皆從兀得聲。洛陽伽藍記之

獐奴慢罵，獐奴二字，皆從 N 得聲，慢罵二字，皆從 M 得聲也。兩字同一母音者，謂之疊韻，如梁武帝「後牖有朽柳」，後牖有三字，雙聲而兼疊韻。有朽柳三字，其母音皆爲 u。劉孝綽之「梁皇長康強」，梁長強三字，其母音皆爲 i。自李淑詩苑，偽造沈約之說，以雙聲疊韻爲詩中八病之二。後世詩家多廢而不講，亦不復用之于詞。余謂苟於詞之蕩漾處，多用疊韻，促節處多用雙聲，則其鏗鏘可誦，必有過于前人者，惜世之專講音律者，尙未悟此也。

○如宋書謝莊傳，載莊得王玄謨，玄謨爲雙聲，礲礪爲疊韻。又王玄保傳好爲雙聲。又沈約所謂一簡之內，音韻盡殊，與劉勰所謂響有雙疊，雙聲隔字而每舛，疊韻雜句而必啞同理。皆論雙聲疊韻之說也。

○如杜詩最善運雙疊，周春曾爲譜以著之。

○此與劉勰所謂「異音相從謂之和，同聲相應謂之韻」同理。

○韻語陽秋引陸龜蒙詩序曰：「疊音起自梁武帝，云後牖有朽柳，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，劉孝綽

云，「梁王長康強！」沈休文云：「載載每礙礙，」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。」

⑤宋李淑詩苑類格三卷，書佚。玉海五十四云：「翰林學士李淑承詔編爲三卷，上卷首以真宗御製八篇，條解聲律爲常格，別二篇爲變格，又以沈約而下二十八人評詩者次之。中卷敍古詩雜體三十門。下卷敍古人體製別有六十七門。」

⑥八病中有傍紐病，謂一句之內，犯兩用同紐字之病也。亦卽劉勰所謂雙聲隔字而每舛。又有小韻病，謂一句之內，犯兩用同韻字之病也。亦卽劉勰所謂疊韻雜句而必睽。

詩至唐中葉以後，○殆爲羔雁之具矣。故五代北宋之詩，佳者絕少。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。○卽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，詞勝于詩遠甚，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。至南宋以後，詞亦爲羔雁之具，而詞亦替矣。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。

○案唐中葉以後，唱酬詩繁，和韻尤爲風行，窘步相尋，詩之真趣盡矣。

○陸游云：「詩至晚唐五季，氣格卑陋，千家一律，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，後世莫及。」陳子龍云：

「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，其爲詩也，言理而不言情，終宋之世無詩，然其歡愉愁苦之致，動於中而不能抑者，類發於詩餘，故其所造獨工，蓋以沈摯之思而出之，必淺近，使讀之者驟遇之，如在耳目之前，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，則用意難也；以儂利之詞，而製之必工鍊，使篇無累句，句無累字，圓潤明密，言如貫珠，則鑄詞難也；其爲體也纖弱，明珠翠羽，猶嫌其重，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，而不藉粉澤，則設色難也；其爲境也婉媚，雖以驚露取妍，實貴含蓄不盡，時在低徊唱歎之際，則命篇難也；宋人專事之，篇什既富，觸景皆會，雖高談大雅，而亦覺其不可廢也。」（見歷代詩餘卷一一二引，又卷一一八引，又前卷陸放翁陳臥子條可參。）

曾純甫中秋應制，作壺中天慢詞，自注云：「是夜西輿亦聞天樂。」謂宮中樂聲，聞於隔岸也。毛子晉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。近馮夢華復辨其誣，曰不解天樂二字文義，殊笑人也。

○曾覲字純甫，汴人。孝宗受禪，以潛邸舊人，除權知閣門事。有海野詞，收入毛晉所刻宋六十一名家詞。登中天慢調下自注云：「此進御月詞也。上皇大喜曰：『從來月詞，不會用金甌事，可謂新奇。』」

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盃，上亦賜寶蓋。至一更五點還宮，至夜西興亦聞天樂焉。」詞曰：「素臆漾碧，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，翠水瀛壺人不到，比似世間秋別。玉手瑤笙，一時同色，小按霓裳疊。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闕。當日誰幻銀橋，阿瞞兒戲，一笑成癡絕。肯信羣仙高晏處，移下水晶宮闕，雲海塵清，山河影滿，桂冷吹香雪。何勞玉斧，金甌千古無缺。」毛晉跋語云：「進月詞，『一夕西興，共聞天樂』，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。」

○馮煦（夢華）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云：「曾純甫賦進御月詞，（按卽壺中天詞）其自記云，是夜西興亦聞天樂。子晉遂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，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說，白石道人尙欲以巢湖風駛歸功於平調滿江紅，於海野何譏焉。獨醒雜志謂邏卒聞張建封廟中鬼歌東坡燕子樓樂章，則又出他人之傳會，益無徵已。」

北宋名家，以方回爲最次。○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，○非不華贍，惜少真味。

○沈雄柳塘詞話云：「方回作青玉案詞，黃山谷贈以詩云：『解道江南腸斷句，只今惟有賀方回。』其爲前輩推重可知。因詞中有梅子黃時雨，人呼爲賀梅子。」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云：「方回踏莎行荷花云：『斷無蜂蝶慕幽香，紅衣脫盡芳心苦。』下云：『當年不肯嫁東風，無端卻被』

秋風誤！此詞騷情雅意，哀怨無端，讀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，何以淚墮。浣溪沙云：「記得西樓凝醉眼，昔年風物似而今，只無人與共登臨。」只用數虛字盤旋唱歎，而情事畢現，神乎技矣。世第賞其梅子黃時雨一章，猶是耳食之見。沈陳二氏論詞均推方回，而王氏竟以乏真味少之，可見詞壇定論之難。

李樂龍，明歷城人，詩主聲調。王士禛，清新城人，詩主神韻。

散文易學而難工，駢文難學而易工，近體詩易學而難工，古體詩難學而易工，小令易學而難工，長調難學而易工。

古詩云：「誰能思不歌？誰能飢不食？」詩詞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。故歡愉之辭難工，愁苦之言易巧。

子夜歌云：「誰能思不歌，誰能飢不食，日冥當戶倚，惆悵底不憶？」

韓愈送孟野序云：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，其于人也亦然。孟郊東野，始以其詩鳴，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？抑將窮餓其身，思愁其心腸，而使自鳴其不幸耶？」

○白雨齋詞話卷七云：「詩以窮而後工，倚聲亦然。故仙詞不如鬼詞，哀則幽鬱，樂則淺顯也。」

社會上之習慣，殺許多之善人，文學上之習慣，殺許多之天才。昔人論詩詞，有景語情語之別，不知一切景語，皆情語也。

詞家多以景寓情，其專作情語而絕妙者，如牛嶠之「甘作一生拼，盡君今日歡！」願負之「換我心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！」歐陽修之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！」美成之「許多煩惱，只爲當時，一餉留情！」此等詞，求之古今人詞中，曾不多見。

○按嶠，蜀人。檢原詞，「甘」字應作「須」字。王國維輯本牛嶠事詞，菩薩蠻其七云：「玉爐冰簟鴛鴦錦，粉融香汗流山枕，簾外轆轤聲，斂眉含笑驚。柳陰煙漠漠，低鬟蟬斂落，須作一生拼，盡君今日歡。」賀裳詞筌云：「小詞以含蓄爲佳，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，如牛嶠『須作一生拼，盡君今日歡』抑亦其次。」

○按願負，蜀人。王國維輯本願太尉詞，訴衷情其二云：「永夜拋人何處去，絕來音，香閣掩眉斂，月

將沈爭忍不相尋，怨孤衾。換我心爲你心，始知相憶深！

③按此係柳永詞，作歐陽誤。全詞已見卷上，不贅引。賀裳詞筌云：「小詞含蓄爲佳，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。如韋莊『誰家年少足風流，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。縱被無情棄，不能羞』之類是也，柳耆卿『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』亦卽韋意而氣加婉矣。」

④彊村叢書本片玉集卷六，慶春宮越調云：「雲接平岡，山圍寒野，路回漸轉孤城。衰柳啼鴉，驚風驅雁，動人一片秋聲。倦途休駕，淡煙裏，微茫見星。塵埃憔悴，生怕黃昏。離思牽引，華堂舊日逢迎，花豔參差，香霧飄零。絃管當頭，偏憐嬌鳳，夜深簧暖笙清。眼波傳意，恨密約，恩恩未成。許多煩惱，只爲當時，一餉留情。」

詞之爲體，要眇宜修。⑤能言詩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。詩之境闊，詞之言長。

⑥九歌湘君：「美要眇兮宜修。」

言氣質，⑦言神韻，⑧不如言境界。有境界，本也。氣質神韻，末也。⑨有境界而

二者隨之矣。

○氣質指人之才分。自魏文帝已闡此義。

○王士禛所謂神韻，翁方綱以爲卽格調之改稱。說見石洲詩話。

○境界之說，王氏自謂獨創，已見卷上。境界由文思構成，而以灑爛爲貴。思君如流水，既是卽目；高臺多悲風，亦惟所見。鍾嶸論文境，雅重耳目之不隔，王氏之說果無所本乎。至以作者才分論文，以文字聲調論文，自未若以文學之境界論文爲更深切也。

「西風吹渭水，落日滿長安。」美成以之入詞，白仁甫以之入曲，此借古人之境界，爲我之境界者也。然非自有境界，古人亦不爲我用。

○按賈島原詩爲「秋風吹渭水，落葉滿長安。」王氏誤記一二字，應勘正。（陳子龍云：「賈詩後人傳爲呂洞賓詩。」）

○片玉集卷五，齊天樂（正宮）秋思云：「綠蕪凋盡臺城路，殊鄉又逢秋晚，暮雨生寒，鳴蛩勸織，深閣時聞截剪。雲窗靜掩，歎重拂羅裯，頓疏花簾，尙有練囊露螢，清夜照書卷。」荆江留滯最久，

故人相望處，離思何限。渭水西風，長安亂葉，空憶詩情宛轉。凭高眺遠，正玉液新篔，蟹螯初薦。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斂。」

○白仁甫德勝樂秋（第三段）云：「玉露冷，蛩吟砌，聽落葉西風渭水，寒雁兒長空嘹唳，陶元亮醉在東籬。」（錄自任訥校補陽春白雪補集。太和正音譜首二句作「玉露泠泠蛩吟砌，落葉西風渭水。」）

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為最工。美成浪淘沙慢二詞，○精壯頓挫，已開北曲之先聲。若屯田之八聲甘州，○東坡之水調歌頭，○則佇興之作，格高千古，不能以常調論也。

○按美成浪淘沙，本集只一篇。二詞若作一詞之前後片解，亦不經見。疑二字衍，應作美成浪淘沙慢詞。其詞云：「晝陰重，霜凋岸草，霧隱城堞，南陌脂車待發，東門帳飲乍闕。正拂面，垂楊堪攬結。掩紅淚，玉手親折。念漢浦離鴻去，何許，經時信音絕。情切，望中地遠天闊，向露冷風清無人處，耿耿寒漏咽。嗟萬事難忘，惟是輕別。翠尊未竭，憑斷雲，留取西樓殘照，帶光消紋衾月疊，連環

解，舊香頓歇。怨歌永，瓊壺敲盡缺。恨春去，不與人期，弄夜色，空餘滿地梨花雪。」

○柳耆卿樂章集下卷，八聲甘州云：「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慘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紅衰翠減，苒苒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邈，歸思難收。歎年來蹤跡，何事苦淹留。想佳人妝樓長望，誤幾回天際識歸舟。爭知我倚闌干處，正恁凝愁。」

○檢彊村叢書編年本東坡樂府，得水調歌頭四首：一爲中秋歡飲兼懷子由作；二爲和子由作；三爲快哉亭作；四爲櫟括退之聽琴詩作。茲錄其一示例：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惟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，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；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

稼軒賀新郎詞，送茂嘉十二弟，章法絕妙。且語語有境界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。然非有意爲之，故後人不能學也。

○毛晉刻本稼軒詞卷一，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云：綠樹聽鶉鴉，更那堪鷓鴣聲住，杜鵑聲切，啼到

春歸無尋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間離別。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輦辭金闕。看燕燕，送歸妾。將軍百戰身名烈；向河梁，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長啼血；誰共我，醉明月！

○梁任公云：「稼軒善用迴盪的表情法，此首却出之以堆壘式。」

稼軒賀新郎詞，「柳暗凌波路，送春歸，猛風暴雨，一番新綠。」又定風波詞，「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熱，」，「綠」「熱」二字皆作上去用，與韓玉東浦詞賀新郎，以「玉」「曲」叶「注」「女」卜算子以「夜」「謝」叶「食」「月」已開北曲四聲通押之祖。○

○謝章铤詞話續編一云：「詞之三聲互叶，非創自詞也，虞廷賡歌已以熙韻喜起矣。」就詞而言，則友人夏瞿禪云：「雲謠集漁歌子『悄』『寞』『禱』『少』，三聲相叶，爲最先見之例。又樂府雅詞九張機『機』『理』『寐』『白』『碧』『色』相叶。又此例金道人詞最多。」

譚復堂篋中詞選，謂蔣鹿潭水雲樓詞，與成容若項蓮生，二百年間，分鼎三

足。○然水雲樓詞，小令頗有境界，長調惟存氣格。憶雲詞精實有餘，超逸不足，皆不足與容若此。然視皋文止菴輩，則侷乎遠矣。

○譚獻《篋中詞》五云：「文字無大小，必有正變，必有家數，水雲詞固清商變徵之聲，而流別甚正，家數頗大，與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，三分鼎足。咸豐兵事，天挺此才，爲倚聲家老杜，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，則已微矣。」吳梅《詞學通論》駁之曰：「余謂復堂以鹿潭得流別之正，此言極是。惟以成、項二君並論，則鄙意殊不謂然。成、項皆以聰明勝人，烏能與水雲比擬？且復堂旣以杜老比水雲，試問成、項可當青蓮、東川歟。此蓋偏宕之論也。」按納蘭性德原名成德，字容若，滿洲正白旗人。有飲水詞三卷。項鴻祚，字蓮生，錢塘人，有憶雲詞四卷。蔣春霖，字鹿潭，江陰人，有水雲樓詞二卷。錄納蘭、項、蔣諸詞以資參證。

成德浣溪沙古北口

楊柳千條送馬蹄，北來征雁舊南飛，客中誰與換春衣。終古閒情歸落照，一春幽夢逐游絲，信回剛道別多時。

項鴻祚阮郎歸吳門寄家書

闌闌城下漏聲殘，別愁千萬端。蜀箋書字報平安，燭花和淚彈。無一語，只加餐，病時須自寬。早梅庭院夜深寒，月中休倚闌。

蔣春霖卜算子

燕子不曾來，小院陰陰雨，一角闌干聚落花，此是春歸處。彈淚別東風，把酒澆飛絮。化了浮萍也是愁，莫向天涯去。

蔣春霖木蘭花慢江行晚過北固山

泊秦淮雨霽，又燈火送歸船。正樹擁雲昏，星垂野闊，暝色浮天。蘆邊夜潮驟起，暈波心月影蕩江圓。夢醒歌楚些，冷冷霜激哀絃。嬋娟不語對愁眠，往事恨難捐。看莽莽南徐，蒼蒼北固，如此山川。鈎連更無鐵鎖，任排空檣櫓自回旋。寂寞魚龍睡穩，傷心付與秋煙。

○張惠言，字皋文，有茗柯詞。弟琦，字翰風，有立山詞。周濟，字保緒，一字介存，號未齋，晚號止菴，有止菴詞。譚獻云：「宛鄰（張琦）止庵（周濟）一流，學人之詞。」

詞家時代之說，盛于國初，竹垞謂：「詞至北宋而大，至南宋而深。」後此詞人，羣奉其說。然其中亦非無具眼者，周保緒曰：「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

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。①又曰：「北宋詞多就景敘情，故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，至稼軒白石，一變而爲卽事敘景，使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。」②潘四農德輿曰：「詞濫觴于唐，暢于五代，而意格之闕深曲摯，則莫盛于北宋。詞之有北宋，猶詩之有盛唐，至南宋則稍衰矣。」③劉融齋熙載曰：「北宋詞用密亦疏，用隱亦亮，用沈亦快，用細亦闊，用精亦渾，南宋只是掉轉過來。」④可知此事自有公論，雖止龔詞頗淺薄，潘劉尤甚，然甚推尊北宋，則與明季雲間諸公同一卓識也。⑤

①說見朱竹垞彝尊所著詞綜。

②周保緒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：「初學詞求空，空則靈氣往來。既成格調求實，實則精力彌滿。初學詞求有寄託，有寄託則表裏相宣，斐然成章。既成格調，求無寄託，無寄託則指事類情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，以其不能空，且不知寄託也。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。」

③見同上。

④潘德輿，字彥輔，一字四農。清道光舉人。著有養一齋詩文集。篋中詞卷三錄潘詞，後附評語云：「四農大令與葉生書，略曰：『張氏詞選，抗志希古，標高揭己，宏音雅調，多被排擯。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，非徒隻句之警者，張氏亦多忽然置之。竊謂詞濫觴于唐，暢于五代，而意格之閎深曲摯，則莫盛于北宋，詞之有北宋，猶詩之有盛唐，至南宋則稍衰矣。』云云。張氏之後，首發難端，亦可謂言之有故。然不求立言宗旨，而以迹論，則亦何異明中葉詩人之侈口盛唐邪？宜養一齋詞平鈍淺狹，不足登大雅之堂也。然其鍼砭張氏，亦是諍友。」

⑤見劉氏所著藝概詞曲概。

⑥王士禛花草蒙拾云：「雲間數公，論詩持格律，崇神韻，然拘於方幅，泥于時代，不免為識者所少。其於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，佳處在此，短處亦在此。」

唐五代北宋之詞，可謂生香真色。○若雲間諸公，則綵花耳。○湘真○且然，況其次焉者乎。

○王士禛花草蒙拾云：「生香真色人難學，為『丹青女易描，真色人難學』所從出。千古詩文之訣，盡此七字。」

○雲間諸公指陳子龍等。花草蒙拾云：「近日雲間作者論詞，有云，五季有唐風，入宋便開元曲，故
尚意小令，冀復古音，屏去宋調，庶防流失。僕謂此論雖高，殊屬孟浪。」又云，「雲間數公於詞亦
不欲涉南宋一筆，佳處在此，短處亦在此。」

○明末陳子龍，字臥子，有湘真閣詞。花草蒙拾云：「湘真詞首尾溫麗，然不善學者，鏤金雕瓊，正如
土木被文繡耳。」

衍波詞○之佳者，頗似賀方回。○雖不及容若，○要在浙中諸子○之上。近
人詞如復堂詞之深婉，○彊村詞之隱秀，○皆在半塘老人○上。彊村學夢窗○
而情味較夢窗反勝，蓋有臨川廬陵之高華，而濟以白石之疎越者。○學人之詞，
斯爲極則。然古人自然神妙處，尙未見及。

○鄒祇謨遠志齋詞衷：「金粟云，阮亭衍波一集，體備唐宋，珍逾琳琅，美非一族，目不給賞。如春去
秋來二闋，以及射生歸晚，雪暗盤雕，屈子離騷，史公貨殖等語，非稼軒之託興乎。揚子江上之風
高雁斷，蜀岡眺望之亂柳棲鴉，非坡公之弔古乎。詠鏡之一泓春水碧如烟，贈雁之水碧沙明，參

橫月落，遠向瀟湘去，非梅溪白石之賦物乎。楚簟涼生，孤睡何曾着，借錦水桃花箋色，合鮫淚和入險糜，小字重封，非清真淮海之言情乎。約而言之：其工緻而綺靡者，花間之致語也。其婉變而流動者，草堂之麗字也。洵乎排黃軼秦，凌周駕柳，盡態窮姿，色飛魂斷矣。遠志齋詞衷又引唐祖命序衍波詞云：「極哀豔之深情，窮倩盼之逸趣，其旖旎而穠麗者，則璟煜清照之遺也。其芊綿而俊賞者，則淮海屯田之匹也。」

①賀鑄青玉案云：「凌波不過橫塘路，但目送芳塵去，錦瑟年華誰與度，月橋花榭，瑣窗朱戶，惟有春知處。碧雲冉冉蘅皋暮，綵筆新題斷腸句，試問閒愁都幾許，一川烟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。」王士禛點絳脣春詞云：「水滿春塘，柳絲又蘸黃金纒，燕兒來去，幾陣梨花雨。情似黃絲，歷亂難成緒，凝眸處，白蘋紅樹，不見西洲路！」二詞皆融景入情，丰神獨絕。

②白雨齋詞話卷六云：「容若飲水詞，才力不足，合者得五代人淒婉之意。余最愛其臨江仙寒柳云：『疏疏一樹五更寒，愛他明月好，憔悴也相關。』言中有物，幾令人感激涕零。容若詞亦以此篇爲壓卷。」

③蓮子居詞話卷三云：「吾浙詞派三家：羨門（彭孫通）有才子氣，于北宋中最近小山少游者。」

卿諸公，格韻獨絕。竹垞（朱彝尊）有名士氣，淵雅深穩，字句密緻。自明季左道言詞，先生標舉準繩，起衰振聵，厥功良偉。樊榭（厲鶚）有幽人氣，惟冷故峭，由生得新，當其沈思獨往，逸興遺飛，自成情理之高，無預搜討之末。」

⑤譚獻自書復堂詞首云：「周美成云：『流潦妨車轂。』又云：『衣潤費鑪煙。』辛幼安云：『不知筋力衰多少，祇覺新來嬾上樓。』填詞者試於此消息之。」則其詞蘄向可知。王氏下文並舉其蝶戀花中句，爲寄興深微之例。

⑥朱祖謀原名孝臧，自號上彊邨民。劉子庚先生詞史特舉其天門謠詞。詞曰：「交徑新陰小，試吟袖賸寒猶峭，人意好，爲當樓殘照。奈芳事輕隨春去早，滿路香塵酥雨少，隨處到，恨羅襪不如芳草。」又王氏下文舉其浣溪沙二闕，注全錄其詞，可參。

⑦王鵬運字幼霞，一字佑遐，中年自號半塘老人。其肆力于詞，在朱彊邨先，而境詣轉遜。惟朱彊邨爲半塘定稿作序，則盛稱之云：「君詞導源碧山，復歷稼軒，夢窗，以還清真之渾化，與周止庵氏，契若鍼芥。」

⑧按王半塘嘗與朱彊邨約校夢窗四稿，其蘄向可知。

①按高華謂其響高。疏越謂其餘韻。兼濟之者，則有激朗之音，復饒倡歎之情也。檢王安石臨川先
 生文集卷三十七歌曲，桂枝香云：「登高送目，正故國晚秋，天氣初肅，千里澄江似練，翠峯如簇。
 歸帆去棹殘陽裏，背西風酒旗斜矗。綵舟雲淡，星河鷺起，畫圖難足。念往昔繁華競逐，歎門外
 樓頭，悲恨相續。千古憑高，對此謾嗟榮辱。六朝舊事隨流水，但寒煙芳草凝綠。至今商女，時時猶
 歌後庭遺曲。」此詞彊邨選入宋詞三百首中。歐陽修詞如踏莎行蝶戀花等闕，均載入上卷注
 中。彊邨宋詞三百首，於此諸闕，亦並入錄。姜夔詞如點絳脣踏莎行念奴嬌暗香疏影翠樓吟等
 闕，彊邨既並選取，上卷注中，亦均載之。

宋尙木蝶戀花「新樣羅衣渾棄卻，猶尋舊日春衫着。」譚復堂蝶戀花
 「連理枝頭儂與汝，千花百草從渠許。」可謂寄興深微。

○按明末宋徵璧原名存楠，字尙木，松江華亭人。又有宋徵輿，亦松江華亭人，字直方，一字轅文，順
 治進士，官至副都御史，為諸生時，與陳子龍李雯倡幾社。譚獻篋中詞今集卷一。兼收二宋之詞。
 惟此闕蝶戀花詞，乃徵輿之作，王氏誤作徵璧，應訂正。全詞云：「寶枕輕風秋夢薄，紅斂雙蛾，顛
 倒垂金雀。新樣羅衣渾棄却，猶尋舊日春衫著。偏是斷腸花不落，人苦傷心，鏡裏顏非昨。曾誤

當初青女約，祇今霜夜思量着！譚獻評云：「悱惻忠厚！」

○按譚獻篋中詞附刻已作復堂詞蝶戀花第四首全詞云：「帳裏迷離香似霧，不燼爐灰，酒醒聞餘語，連理枝頭儂與汝，千花百草從渠許！蓮子青青心獨苦，一唱將離，日日風兼雨，豆蔻香殘楊柳暮，當時人面無尋處！」

半塘丁稿中，和馮正中鵲踏枝十闕，乃鷺翁詞之最精者。「望遠愁多休縱目」等闕，鬱伊恫怛，令人不能爲懷，定稿只存六闕，○殊未爲允也。

○王鵬運鵲踏枝序云：「馮正中鵲踏枝十四闕，鬱伊恫怛，義兼比興，蒙嗜誦焉。春日端居，依次層和，憶雲生（項鴻祚）云：『不爲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』三復前言，我懷如揭矣！」定稿所存六闕詞如下：

落葉殘陽紅片片，懊恨比鄰，盡日流鶯轉。似雪楊花吹又散，東風無力將春恨。備把香羅裁便面，換到輕衫，懽意垂垂淺。襟上淚痕猶隱見，笛聲催按梁州遍。斜日危闌凝佇久，問訊花枝，可是年時舊！儂睡朝朝如中酒，誰憐夢裏人消瘦！香闌簾櫳煙閣柳，片霎氤氳，不信尋常有。休遣歌筵回舞袖，好裏珍重春三後！

風蕩春雲羅樣薄，難得輕陰，芳事休閒卻。幾日啼鶯花又落，綠牋莫忘深深約。老去吟情渾寂
寞，細雨檐花，空憶燈前酌。隔院玉簫聲乍作，眼前何物供哀樂！

漫說目成心便許，無據楊花，風裏頻來去。悵望朱樓難寄語，傷春誰念司勳誤！
枉把游絲牽弱
縷，幾片閒雲，斷卻相思路。錦帳珠簾歌舞處，舊懽新恨思量否？

誰遣春韶隨水去？醉倒芳尊，忘卻朝和莫。換盡大堤芳草路，倡條都是相思樹。
蠟燭有心燈解
語，淚盡脣焦，此恨銷沈否？坐對東風憐弱絮，萍飄後日知何處！

幾見花飛能上樹？難繫流光，枉費垂楊縷。箏雁斜飛排錦柱，只伊不解將春去。
漫許心情黏地
絮，容易飄颺，那不驚風雨？倚遍闌干誰與語？思量有恨無人處。

固哉皋文之爲詞也，飛卿菩薩蠻，永叔蝶戀花，子瞻卜算子，皆興到之作，有

何命意，皆被皋文深文羅織。阮亭花草蒙拾謂坡公命宮磨蝎，生前爲王珪舒

直輩所苦，身後又硬受此差排。由今觀之，受差排者，獨一坡公已耶。

○張皋文惠言詞選卷一，載飛卿菩薩蠻十四首，其第一首云：「小山重疊金明滅，鬢雲欲度香腮

雪，懶起畫蛾眉，弄粧梳洗遲！照花前後鏡，花面交相映，新貼繡羅襦，雙雙金鷓鴣。〔皋文云：此感士不遇也。〕篇法彷彿長門賦。〔照花〕四句，離騷「初服」之意。〔按離騷云：「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修吾初服。」〕歐陽永叔蝶戀花詞，見卷上。皋文云：「庭院深深，閨中既以邃遠也。樓高不見，哲王又不寤也。」（按以上以永叔詞與離騷各句相比附。）章臺遊冶，小人之徑，雨橫風狂，政令暴急也。亂紅飛去，斥逐者非一人而已。殆爲韓（琦）范（仲淹）作乎。〔蘇子瞻卜算子云：「缺月挂疏桐，漏斷人初定，時有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驚起却回頭，有恨無人省，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」〕皋文云：「此東坡在黃州作。鬪陽居士云：『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斷，暗時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獨往來，無助也。驚鴻，賢人不安也。回頭，愛君不忘也。無人省，君不察也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不儉安于高位也。寂寞沙洲冷，非所安也。』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。」以上皆皋文踵小序解詩，王叔師注楚辭之誼而以說詞者，附會穿鑿，莫此爲甚。

○王士禎花草蒙拾斥○條所載鬪陽居士之說，謂：「村夫子強作解事，令人欲嘔！僕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，湖州詩案，生前爲王珪舒賈輩所苦，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。」

賀黃公謂：「姜論史詞，不稱其『軟語商量』，而稱其『柳昏花暝』，固知不

免項羽學兵法之恨。」○自然柳昏花暝，自是歐秦輩句法，前後有畫工化工之殊。吾從白石，不能附和黃公矣。

○賀黃公裳，有皺水軒詞客載此說。

○史達祖（字邦卿，號梅溪）雙雙燕詠燕云：「過春社了，度簾幕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往，試入舊巢相並。遠相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，芹泥雨潤。愛貼地爭飛，競誇清俊。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昏花暝，應自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翠黛雙蛾，日日畫欄獨凭。」

「池塘春草謝家春，○萬古千秋五字新！傳語閉門陳正字，○可憐無補費精神！此遺山論詩絕句也。○夢窗玉田輩，當不樂聞此語。

○謝靈運登池上樓詩，有「池塘生春草」之句。

○陳正字即陳師道無已。當時有「閉門覓句陳無已」之謂。

○元好問遺山論詩三十餘首，此其一也。

朱子清邃閣論詩謂「古人有句今人詩更無句，只是一直說將去，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！」余謂北宋之詞有句，南宋以後便無句。如玉田草窗之詞，所謂「一日作百首也得」者也。

朱子謂梅聖俞詩，不是平淡，乃是枯槁，余謂草窗玉田之詞亦然。

「自憐詩酒瘦，難應接許多春色。」
「能幾番遊，看花又是明年。」
「此等語亦算警句耶，乃值如許筆力。」

○史達祖喜遷鶯元夕云：「月波疑滴，望天近玉壺，了無塵隔。翠眼圈花，冰絲織練，黃道寶光相直。自憐詩酒瘦，難應接許多春色。最無賴，是隨香趁燭，曾伴狂客。蹤迹，慢記憶，老了杜郎，忍聽東風笛。柳院燈疏，梅聽雪在，誰與細傾春碧。舊情拘未定，猶自學，當年游歷。怕萬一，誤玉人寒夜，窗際簾隙。」

○友人夏瞿禪云：「見張炎高陽臺西湖春感詞。」詞云：「接葉巢鶯，平波捲絮，斷橋斜日歸船，能幾番遊，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，到薔薇春已堪憐，更淒然，萬綠西冷，一抹荒煙。當年

燕子知何處，但苦深章曲，草暗斜川。見說新愁，如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淺醉閒眠。莫開簾，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鵲。」

文文山詞，○風骨甚高，亦有境界。遠在聖與叔夏公謹，○諸公之上。亦如明

初誠意伯詞，○非季迪孟載，○諸人所敢望也。

○藝概云：「文文山詞，有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意，不知者以爲變聲，其實乃變之正也。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觀之。」

○王沂孫，字聖與。張玉田，字叔夏。周密，字公謹。

○蓮子居詞話卷三，載摸魚兒金陵秋夜云：「正淒涼月明孤館，那堪征雁嘹唳。不知衰鬢能多少，還共柳絲同曠。朱戶閉，有瑟瑟蕭蕭，落葉鳴沙砌。斷魂不繫，又何必殷勤，啼螿絡緯相伴。夜迢遞，樵漁事，天也和人較計。虛名枉誤身世，流年滾滾長江逝。回首碧雲無際。空引睇，但滿眼芙蓉黃菊，傷心麗。風吹露洗，寂寞舊南朝，憑闌懷古，零淚在衣袂。」

○高啓，字季迪。楊基，字孟載。

和凝長命女詞：「天欲曉，宮漏穿花聲繚繞，窗裏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帳額，殘月光沈樹杪。夢裏錦帷空悄悄，強起愁眉小。」此詞前半，不減夏英公喜遷鶯也。

○檢王國維輯本和凝紅葉稿，載此詞，題作「薄命女」，「長」字誤。

○夏竦喜遷鶯詞已見卷上。

宋李希聲詩話曰：「唐人作詩，正以風調高古爲主。雖意遠語疎，皆爲佳作。後人有切近的當，氣格不凡下者，終使人可憎。」余謂北宋詞亦不妨疎遠，若梅溪以降，正所謂切近的當，氣格凡下者也。

○按王氏以爲北宋詞運語疏遠，而意境高超。南宋以降，構詞雖精，而未脫凡俗。此論當有所見。至貶薄梅溪，則亦隨評論家主觀之見，難以強同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，嘗舉梅溪詞云：「如碧袖一聲歌，石城怨，西風隨去，滄波蕩晚，菰蒲弄秋，還重到，斷魂處。沈鬱之至。又三年夢冷，孤吟意短，屢烟鐘津鼓。屐齒厭登臨，移鐙後，幾番涼雨。亦居然美成復生。」又臨江仙結句云：「枉教裝

得舊時多。向來簫鼓地，曾見柳婆娑。慷慨生哀，極悲極鬱。蓋求梅溪之佳製，而推崇頗至。惟張鑑以爲梅溪過柳耆卿而並周邦彥賀鑄，則廷焯亦認爲太過，故評隲南宋詞人次第云：「以白石碧山爲冠，梅溪次之，夢窗玉田又次之，西麓又次之，草窗又次之，竹屋又次之，竹山雖不論可也。」

自竹垞痛貶草堂詩餘，而推絕妙好詞，後人羣附和之，不知草堂雖有褻諱之作，然佳詞恆得十之六七。絕妙好詞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，十之八九，皆極無聊賴之詞。古人云：「小好小慚，大好大慚。」洵非虛語。

朱彙尊曝書亭文集云：「詞人之作，自草堂詩餘盛行，屏去激楚陽阿，而巴人之唱齊進矣。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，中多俊語，方諸草堂所錄，雅俗殊分。」白雨齋詞話卷八云：「花間草堂尊前諸選，背謬不可言矣，所寶在此，詞欲不衰，得乎。」四庫提要云：「周密所編南宋歌詞，始于張孝祥，終于仇遠，凡一百三十二家，去取謹嚴，猶在曾慥樂府雅詞黃昇花菴詞選之上。又宋人詞集，今多不傳，并作者姓名，亦不盡見於世，零璣碎玉，皆賴此以存。於詞選中最爲善本。」按朱氏紀氏均

不及絕妙好詞著書之背景。宋翔鳳樂府餘論云：「南宋詞人繫情舊京，凡言歸路言家山言故國，皆恨中原隔絕。此周公謹氏絕妙好詞所由選也。公謹生宋之末造，見韓侂胄函首，知恢復非易言，故所選以張于湖爲首。以于湖不附和議，而早知恢復之難，不似辛稼軒輩率意輕言，後復自悔也。」由是言之，絕妙好詞所選，實函有真摯之民族意識。非同草堂一集，徒爲徵歌而設也。

②四庫提要云：「草堂詩餘，乃南宋坊賈所編。」（見竹齋詩餘提要）宋翔鳳樂府餘論云：「草堂一集，蓋以徵歌而設。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，使隨時卽景，歌以娛客。題吉席慶壽，更是此意。其中詞語，間與集本不同。其不同者恆半俗，亦以便歌。以文人觀之，適當一笑；而當時歌伎，則必須此也。」

③四庫提要云：「朱彞尊作詞綜，稱草堂選詞，可謂無目。其詬之甚至。今觀所錄，雖未免雜而不純，不及花間諸集之精善，然利鈍互陳，瑕瑜不掩，名章俊句，亦錯出其間，一概詆排，亦未爲公論。」

④張孝祥范成大辛棄疾劉過。

⑤韓愈與馮宿論文書：「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筆令人慙！及示人則以爲好。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，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。」

梅溪夢窗玉田○草窗○西麓○諸家，詞雖不同，然同失之膚淺，雖時代使然，亦其才分有限也。近人棄周鼎而寶康瓠，實難索解。

○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敘論云：「玉田才本不高，專恃磨礱雕琢。裝頭作脚，處處妥當。後人翕然宗之。」

○同上云：「草窗鏤冰刻楮，精妙絕倫。但立意不高，取韻不遠。當與玉田抗行，未可方駕王吳也。」

○白雨齋詞話卷二云：「陳西麓詞，在中仙夢窗之間，沈鬱不及碧山，而時有清超處。超逸不及夢窗，而婉雅猶過之。」

余友沈昕伯紘自巴黎寄余蝶戀花一闋云：「簾外東風隨燕到，春色東來，循我來時道。一霎圍場生綠草，歸遲卻怨春來早。錦繡一城春水繞，庭院笙歌，行樂多年少。著意來開孤客抱，不知名字閒花鳥。」此詞當在晏氏父子間，○南宋人不能道也。

○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敘論云：「晏氏父子，仍步溫韋，小晏精力尤勝。」

「君王枉把平陳業，換得雷塘數畝田。」
①「政治家之言也。」
②「長陵亦是閒邱隴，異日誰知與仲多！」
③「詩人之言也。」
④「政治家之眼，域於一人一事；詩人之眼，則通古今而觀之。詞人觀物，須用詩人之眼，不可用政治家之眼，故感事懷古等作，當與壽詞同爲詞家所禁也。」

①檢羅隱楊帝陵詩，原作「君王忍把平陳業，只換（一作博）雷塘數畝田！」王氏所引，誤記一二字，應勘正。魏徵隋書楊帝紀云：「化及葬楊帝吳公臺下，大唐平江南之後，改葬雷塘。」

②詩蓋悼楊帝平陳大業，不能久保，僅留區區葬身之所。此意自專弔楊帝一人之得失，不得移之於古今任何人也。

③唐彥謙仲山詩，有長陵二句。漢書高帝紀云：「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，曰：『始大人常以臣無賴，不能治產業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業所就，孰與仲多？』」

④詩意謂由歿後論之，則漢高亦何殊於其弟，同荒沒於邱隴而已。憑弔一人，而古今無數人，無不可同此感慨，此之謂詩人造情之偉大。

宋人小說，多不足信。如雪舟脞語，謂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嚴蕊奴，朱晦菴繫治之，及晦菴移去，提刑岳霖行部，至台，蕊乞自便，岳問曰：去將安歸？蕊賦卜算子詞云：「住也如何住」云云，案此詞係仲友戚高宣教作，使蕊歌以侑觴者。見朱子糾唐仲友奏牘。則齊東野語所紀朱唐公案，恐亦未可信也。

○說郛卷五十七，宋末邵桂十雪舟脞語云：「唐悅齋仲友，字與王，知台州，朱晦菴為浙東提舉，數不相得，至于互申。壽皇問宰執二人曲直，對曰：秀才爭閒氣耳。悅齋眷官伎嚴蕊奴，晦菴捕送囹圄，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決，蕊奴乞自便，憲使問去將安歸？蕊奴賦卜算子末云：「住也如何住，去也終須去，但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」憲笑而釋之。」

○涂刻朱子大全卷十八，按唐仲友第三狀云：「仲友自到任以來，寵愛弟妓，嚴蕊稍以色稱，仲友與之嫖狎，雖在公庭，全無顧忌，公然與之落籍，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輜乘錢物津發歸婺州。」又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狀云：「五月十六日筵會，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，名卜算子，後一段云：「去又如何去，住又如何住，但得山花插滿頭，休問奴歸處。」」

③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七「朱唐交奏本末」條云：「朱晦庵按唐仲友，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，會有隙，朱主呂，故抑唐。是不然也。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，而陳同甫頗爲朱所進，與唐每不相下，同父遊台，嘗狎籍妓，囑唐爲脫籍，許之。偶郡集，唐語妓云：汝果欲從陳官人耶？妓謝。唐云：汝須能忍飢受凍，乃可。妓聞大恚，自是陳至妓家，無復前之奉承矣。陳知爲唐所賣，亟往見朱，朱問近日小唐云何？答曰：唐謂公尙不識字，如何作監司，朱銜之，遂以部內有冤獄，乞再巡按，旣至台，適唐出迎少稽，朱益以陳言爲信，立索郡印，付以次官，乃撫唐罪具奏，而唐亦作奏馳上，時唐鄉相王淮當軸，旣進呈，上問王，王奏：此秀才爭閒氣耳。遂兩平其事，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，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，非公論也。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，蓋親得之鑿之諸呂云。」

「滄浪」「鳳兮」二歌，已開楚辭體格。○然楚辭之最工者，推屈原宋玉，而後此之王褒劉向之詞不與焉。○五古之最工者，實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純陶淵明，而前此曹劉，後此陳子昂李太白不與焉。○詞之最工者，實推後主正中

永叔少游美成，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。

○孟子載滄浪之歌曰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論語載楚狂

接輿之歌曰：「鳳兮鳳兮，何德之衰！」二歌皆有兮字，用南方稽留語也。

○王逸本楚辭，收王褒九懷、劉向九歎，大抵皆摹擬原玉九章九辨之作。

○王氏之意，蓋以曹植劉楨之五古，尙係初荆之製；阮陶左郭，各放奇彩，爲五古詩之最爛盛者，陳
李之于五古，亦猶向褒之于楚辭，皆不足與原製爭先。

唐五代之詞，有句而無篇，南宋名家之詞，有篇而無句。有篇有句，唯李後主
降宋後之作，○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。○

○如虞美人望江南浪淘沙等首皆是。

○詞源卷下句法條，舉東坡楊花詞云：「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墮。」又云：「春色三分，二
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」又舉美成風流子云：「鳳閣繡幃深幾許，聽得理絲簧。」以爲皆平易中有
句法，惟不及歐秦稼軒。

讀會真記者，惡張生之薄倖，而恕其姦非；讀水滸傳者，恕宋江之橫暴，而責其深險；此人人之所同也。故豔詞可作，唯萬不可作儂薄語。龔定庵詩云：「偶賦凌雲偶倦飛，偶然閒慕遂初衣，偶逢錦瑟佳人問，便說尋春爲汝歸。」其人之涼薄無行，躍然紙墨間。余輩讀者，卿伯可詞，亦有此感。○視永叔希文小詞，何如耶？詞人之忠實，○不獨對人事宜然，卽對一草一木，亦須有忠實之意。否則所謂游詞，○也。

○詞源卷下云：「詞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，一爲情所役，則失其雅正之音。耆卿伯可（康與之）不必論，雖美成亦有所不免。」

○白雨齋詞話卷八云：「無論詩古文詞，推到極處，總以一誠爲主。杜詩韓文，所以大過人者在此，求之于詞，其惟碧山乎。明乎此則無聊之酬應，與無病之呻吟，皆可不作矣。」

○金應珪詞選後序云：「規模物類，依託歌舞，哀樂不衷其性，虛歎無與乎情，連章累篇，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應。雖旣雅而不豔，斯有句而無章，是謂游詞。」

讀花間尊前集，令人回想徐陵玉臺新詠；○讀草堂詩餘，令人回想韋穀才

調集；○讀朱竹垞詞綜，張皋文董晉卿詞選，令人回想沈德潛三朝詩別裁集。○

○花間集十卷，後蜀趙崇祚編。尊前集二卷（朱祖謀校輯本尊前集不分卷）不著編輯者名氏。

紀昀謂：就詞論詞，尊前不失爲花間之驂乘。蓋二書實相類也。王士禛花草蒙拾云：「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，異紋細豔，非後人纂組所及。如淚沾紅袖，猶結同心，豈豆蔻花間，趁晚日，畫梁塵飄，洞庭波浪，颭晴天，山谷所謂古蕃錦，其殆是耶。」又云：「或問花間之妙，曰：『蹙金結繡而無痕跡。』」按花間首登溫庭筠，以爲鼻祖。尊前則取唐明皇好時光，以冠其編。二書所錄，並多綺羅脂粉之詞，亦猶徐陵玉臺新詠之於詩也。四庫提要引劉肅大唐新語云：「梁簡文爲太子，好作豔詩，境內化之，晚年欲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爲玉臺集，以大其體。」此卽後人所謂玉臺體，以目淫豔之詞者也。

○類編草堂詩餘四卷，舊傳南宋人編。其書取流俗易解，實爲歌伎而設，已見前引宋翔鳳之論矣。

王士禛花草蒙拾云：「或問草堂之妙，曰：『采采流水，蓬蓬遠春。』」是則阮亭以纖穠目草堂一書也。蜀韋穀編才調集十卷，紀昀謂其所選取法晚唐，以穠麗宏敞爲宗。合阮亭曉嵐二家之

說觀之，則詞有草堂，亦同詩有才調矣。

◎朱彝尊編詞綜三十四卷，汪森爲之增定。彝尊謂論詞必出于雅正，故推重宋曾慥之樂府雅詞，以雅詞盡去諧謔及當時豔曲，具有風旨，非靡靡之音可比，爲足尙也。張皋文詞選及其外孫董毅子遠續詞選均以風騷之義，裁量詩餘。卽詞選後鄭善長所附錄諸家詞，陳廷焯亦稱其大旨皆不悖於風騷。（白雨齋詞話卷六）是均存雅正之旨者。沈德潛崇奉溫柔敦厚之詩教，別裁僞體，故有唐明清三朝詩別裁集之選，與朱張選詞，如出一轍。

明季國初諸老之論詞，大似袁簡齋之論詩，其失也纖小而輕薄。◎竹垞以降之論詞者，大似沈歸愚，其失也枯槁而庸陋。◎

◎如鄒祇謨遠志齋詞裏取柴紹炳華亭腸斷，宋玉魂消之語，以爲論詞神到，賀裳皺水軒詞筌稱譽廖瑩中箇儂詞，皆略近袁枚隨園詩話所論。

◎按繼朱彝尊竹垞詞綜而起者，如御選歷代詩餘張惠言詞選等，均本尙雅黜浮之旨，以張聲教與沈德潛歸愚之各朝詩別裁集旨意相近。

東坡之曠在神，白石之曠在貌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爲營三窟之計，此其所以可鄙也。

俞彥爰園詞話云：「子瞻詞，無一語着人間烟火，此自大羅天上一種，不必與少游易安輩較量體裁也。」

周濟論詞雜著云：「白石放曠，故情淺。」

蕙風詞小令似叔原，長調亦在清真梅溪間，而沈痛過之。彊村雖富麗精工，猶遜其真摯也。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，果何爲哉。

晏幾道叔原有小山詞，其詞曲折深婉，淺處皆深。舉其臨江仙云：「夢後樓臺高鎖，酒醒簾幕低垂，去年春恨卻來時。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。記得小蘋初見，兩重心字羅衣，琵琶絃上說相思。當時明月在，曾照彩雲歸。」況周頤夔笙（晚號蕙風詞隱）亦有臨江仙詞云：「楊柳樓臺花世界，嘶聽只在銅街，金荃蘭畹惜荒萊。無多雙鬢綠，禁得幾徘徊？暖不成晴寒又雨，昏昏過卻黃梅。愁邊萬一損風懷。雁筍猶有字，蠟炬未成灰。」叔原浣溪沙云：「日日雙眉鬪畫長，行雲

飛絮共輕狂，不將心嫁冶遊郎。 濺酒滴殘歌扇字，弄花薰得舞衣香，一春彈淚說淒涼！
亦有浣溪沙綠葉成陰苦憶閨門楊柳云：「翠袖單寒亦自傷，何曾花裏並鴛鴦？只拚陌路屬蕭郎。」
黃絹竟成碑上字，紅綿誰見被中裝？可曾將恨付斜陽？似皆略足相擬。

○趙尊嶽蕙風詞史云：「先生初爲詞，以穎悟好爲側豔語，遂把臂南宋竹山梅溪之林，自佑遐進以重大之說，乃漸就爲白石，爲美成，以抵於大成。」其長調沈痛過於周邦彥清真史達祖梅溪者，例如南浦春草云：「南浦黯銷魂，共春波，誤入江郎愁賦。金谷悄和煙，王孫去，猶自萋萋無數。愁苗豔種，夕陽消盡成今古。依樣東風依樣綠，人老翠雲深處。憑闌無限芳菲，待輕陰薄暝，殷勤乞與，生意重低回，長亭路，爭忍玉驄輕去。春心似海，算來誰識紅心苦？何況深深徑曲，猶有抱香蘅杜。」譚獻評之曰：「一字字離騷屈宋心！」周史皆各有南浦詞，均無沈痛語。周詞云：「淺帶一帆風，向晚來，扁舟隱下南浦。迢遞阻瀟湘，衡皋迥，斜釵蕙蘭汀渚。危檣影裏，斷雲點點遙天暮。菡萏裏，風偷送，清香時時微度。吾家舊有簪纓，甚頓作天涯，經歲羈旅。羌管怎知情，煙波上，黃昏萬斛愁緒。無言對月，皓彩千里人何處？恨無鳳翼，身只待而今飛將歸去。」史詞云：「玉樹曉飛香，待倩他和愁點破妝鏡。輕嫩一天春，平白地，都護雨昏烟暝。幽花露溼，定應獨把闌干凭。」

謝屐未蠟，安排共文鴛重遊芳徑。年來夢雨揚州，怕事隨歌殘，情趁雲冷。嬌盼隔東風，無人會，鴛鴦暗中心性。深盟縱約，盡同晴雨全無定。海棠夢在，相思過西園，秋千紅影。」

③澹村富麗精工之篇，如丹鳳吟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霽之作，依清真韻云：「斷送園林如繡，雨溼朱旛，塵飄芳閣，黃昏獨立，依舊好春簾幙。分明俊侶，霎時乖阻，鏡鳳盟寒，衫鬢妝薄，漫託青禽寄語。細認銀鉤，珠淚潛透，淺角。此後別腸寸寸，去魂總怯，波浪惡。夜暝天寒處，拚鉛紅都洗，眉翠潛鑠，舊情未訴，已是一江潮落。紅燭玉釵思已斷，悔圓執重握；影娥夢裏，知時念時著。」或曰：「此爲翁同龢罷相作。」況氏清末以文學顯，及入民國，客居海上，至貧無以舉炊，賣書遣日，浣溪沙無米云：「逃墨翻教突不黔，瓶罍何暇恥齋鹽，半生辛苦一時甜！傳苦枯螢共寧耐，無憐飢鼠誤窺覘，頑夫自笑爲誰憐！」秋宵吟賣書云：「似怨別侯門，玉容深鎖，字裏珠塵，待幻作山頭飯顆。」（節錄）蓋況氏本勝朝遺老，晚遇侏僚，天挺騷才，逢此百凶，哀已！

蕙風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園①及蘇武慢寒夜聞角②一闋，境似清真，集中他作，不能過之。

①況氏洞仙歌秋日獨遊某氏園云：「一壘閒緣借，便意行散緩，消愁聊且。有花迎徑曲，鳥呼林樾，

秋光取次披圖書，恣遠眺，登臨臺與榭，堪瀟灑，奈盼斷征鴻，幽恨翻繁惹。忍把鬢絲影裏，袖涔寒邊，露草煙蕪，付與杜牧狂吟，誤作少年游冶。殘蟬肯共傷心話，問幾見，斜陽疏柳挂。誰慰藉到重陽，插菊攜更事，真假酒更賈，更有約束籬下。悵蹉跎霜訊，窈沈人悄，西風乍。」

○蘇武慢寒夜聞角云：「愁入雲遙，寒禁霜重，紅燭淚深人倦，情高轉抑，思往難回，淒咽不成清變。風際斷時，迢遞天街，但聞更點，枉教人回首，少年絲竹，玉容歌管。憑作出，百緒淒涼，淒涼惟有，花冷月閒庭院。珠簾繡幕，可有人聽，聽也可曾腸斷。除卻塞鴻，遮莫城烏，替人驚慣，料南枝明日，應減紅香一半。」（詞苑）

過之。
疆村詞，余最賞其浣溪沙獨鳥衝波去意，閱一闋，筆力峭拔，非他詞可能

○疆村語業卷一，浣溪沙云：「獨鳥衝波去意閒，瓊霞如赭水如靨，爲誰無盡寫江天！並舫風絃彈月上，當窗山髻挽雲還，獨經行地未荒寒。」又云：「翠阜紅厓夾岸迎，阻風滋味暫時生，水窗宮燭淚縱橫！禪悅新耽如有會，酒悲突起總無名，長川孤月向誰明？」

一言道著。

蕙風聽歌諸作，自以滿路花為最佳。○至題香南雅集圖諸詞，殊覺泛泛，無

○況氏滿路花（呂聖求體）序云：「彊村有聽歌之約，詞以堅之。」詞云：「蟲邊安枕簟，雁外

山河，不成雙淚落，為聞歌。浮生何益，儘意付消磨。見說裏中秀，曼睩修蛾，舊家風度無過。鳳城

絲管，回首惜銅駝；看花餘老眼，重攬抄，香塵人海，唱徹定風波。點鬢霜如雨，未比愁多。問天還問

嫦娥。」（梅郎蘭芳以嫦娥奔月一劇，蜚聲日下。）



版權所有
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

人間詞話講疏

全二册 實價國幣二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編著者 許文雨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南京河北路本局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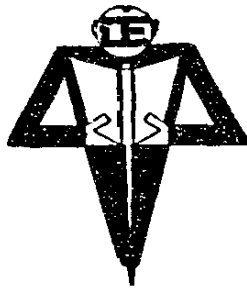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福州路
南京太平路

(747)

82

086401

(1)



實價 0.25元 1